

热读

《漫谈中国文化》

好看指数★★★★ 启发指数★★★★

南怀瑾这个名字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南怀瑾讲经济呢?这本书名模糊的书,是2007年南怀瑾在太湖大学堂应邀就金融、企业、经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所做的三次讲座内容的辑录。他“破天荒”地第一次以资本为题,开篇即幽默地指出:“在社会上做事情,攻击人家犯罪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男女关系,一个是钱。”用举重若轻的“南氏风格”,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南氏语言”,从《管子》、《货殖列传》、《食货志》、《古今图书集成》等中国古代典籍里的财货观切入,从自己在近现代中国的亲身经历出发,将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讲述了近一个世纪中国金融、企业、文化演进的“另类史”。言简意赅,大题小讲,既化古为今,又旁涉西洋经济、管理体制,虽各有侧重,但每每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和玄深妙用,及其痴心、醉心于中华文明的缘由和立场。大道至简,虽曰漫谈,真知卓见处处可见。

《大萧条时代:1929-1941》

好看指数★★★★ 启发指数★★★★

无数评论家在点评当下经济金融形势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那个可怕的时代——1929至1941的金融危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萧条期,道琼斯指数跌去90%,全球达5000万人失业,生产倒退20~30年,工业生产下降37.2%,美国10万多家企业破产,美国6000家银行倒闭,失业率高达30%,物价暴跌33%,国际贸易缩减40%。整整萧条了12年,历任两届美国总统才把国家从萧条与倒退中拯救出来。现在,那个时代被频频提及,绝对不是凭空想象,今天与过去有何相似与不同?人们需要了解那段大萧条时代的历史,才会比较会分析,以史为鉴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让现在的人们远离那些可怕的悲剧,不再因重复错误而受到冲击和伤害。

《文化十日谈》

好看指数★★★★ 启发指数★★★★

本书源自于丁东、谢泳两位学者四年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全书采用对话方式,二人畅谈古今、纵横捭阖,对知识分子之命运、历史研究之要义、出版阅读之现状、文学艺术之真谛、公共政策之得失等,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行文酣畅淋漓,常能一针见血,切中时弊,令人拍案叫绝。书中更有老村的绘画数幅点缀,图文互补,相映成趣,堪称近年文化批评与思想评论界不容错过的佳作。

冷看

《哲学的精神》

好看指数★★★★ 启发指数★★★★

哲学本来就是冷学问,更何况冯友兰是一百二十多年间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距离今天不可谓不遥远。广东的读者都知道,冯友兰赴美留学回国后曾经在广东大学做过教授,之后又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不同院校的哲学系任教授。《中国哲学史》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他所著。在这本提纲挈领所以一版再版的《哲学的精神》中,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实际上,中国哲学的思想的主流,就是求一种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的,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这种境界,就是即世而出世间底。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何怀宏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8年11月

何怀宏:1954年12月生于江西清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在翻译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的过程中,他开始不断记录下自己对生命、道德、爱情等等问题的思考和体悟,最终成就了他青年时代的沉思录——《若有所思》,这些最真实和珍贵的个人内心生活经历絮语,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宛若逝去的“那苹果树、那歌声和那金子”。

活着,就意味着思考

这些随感大部分是从我过去十年的日记和一些笔记中选录出来的,而只有小部分是后来作势要弄一本小书时写下的,因此,可把这书看成是我个人内心生活经历的某种供状。虽然我觉得它是真诚的,但也清楚地知道这真诚的性质,知道这真诚毕竟是一种当时的真诚,历史的真诚。一位诗人在对一位女性说他要终生爱她时是真诚的,后来对她喊:“我讨厌你,给我走开!”时也是真诚的。我不是诗人,但这本书里同样可能有前后抵牾之处。十年来,我自觉虽然有一些大的东西没有变,但毕竟有些想法还是改变了。不过,我基本上仍然不动它们,甚至在修辞、风格上也不动。我想,让思想保留着——正如克尔凯戈尔所谓的“原始的脐带”、原始的悸动,可能更有意义。

至于取“若有所思”为书名则有两层意义,首先,“若有所思”可以指一种神态,即“似乎在想什么”,也可以指一种结果,即“似乎想到了什么”。本书作为一种成品,自然是指后者,但却又不敢肯定自己是否真的想到了什么值得拿来发表的东西,因此,就在“所思”前加上“若有”二字,以抽去一些肯定,增添一些怀疑,给“所思”裹上一层仿仿佛佛的色彩,玩弄的手法有点类似于以姓氏“吴”使后面的名字“德”转为反面,“贾”使后面的“宝玉”失去价值,而“何”则给后面的无论什么都打上问号。但说实话,我私心也是颇有点喜欢这

种不敢肯定的态度的。

第二层意思则跟我对“思”字的偏爱有关,我倒觉得爱思就会成为一个思想家,爱智就是一名智者或哲学家。何况现在玩弄思想也可以赚钱,一本书有时不仅可以给作者饭吃,而且给许多人饭吃。因为思想有时可以贬低到这一地步,以致使一些真正的思者宁愿使自己俗化,而把头衔奉献给另一些人,于是象跟人说“写作这门手艺”、“音乐这个活儿”、“绘画这个行当”一样,说“哲学这个饭碗”,或者说“我什么都是,唯独不是哲学家”。但思毕竟是值得尝试的,在我的词典里:“思,丝也。”思乃我生命的游丝或触须,在风中试探,试试看能抓住什么。思乃对生命的执着和对死亡的抗拒。活着,就意味着思考。进一步,也可以说,思考的人是有人尊严的人,人在思考时最能表现出他的特性。

最后,抄录梭罗的一段话:“年轻人搜集材料,预备造一座桥通到月亮上,或者也许在地球上造一座宫殿和庙宇,而最后那中年人决定用这些材料造一间木屋。”因为它正好代表了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也已近造木屋的年龄了,活了三十余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知道了自己的平凡;知道了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本来能做的一些事也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机会的错过而成为不可能做到的事了。

■何怀宏

新文本

《左手翻史书》
韩扑 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



告别悲悯的历史乌托邦

历史的魅力在于,这个多声道的混沌体,为后来人预留了永远阐释不完的空间。于是,我们习惯站在它的远处围观,并且随意地对着它的苍老的背影指手划脚,想象着未曾变为事实的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然而,一切虚幻的假想,都不能为历史的真实存在和发生提供强劲有力的注脚。有时,历史的发生确如数学模型般,恪守着内在的公理,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历史,并不能因为昨天和今天的偶发,就可以果敢地推断明天的必然。

《左手翻史书》,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它不去构想历史的如果,而是在努力地解剖和辨明那些曾经发生的过去。

这本阐释历史的书,所选取的对象都是曾经或者正在选入各个阶段语文教材中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古诗文名篇。然而,它却给予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些熟悉的篇章背后,原来还隐含着如许的不为人知的内情。它给了我们所认识到的那些理所当然的历史常识,一击当头棒喝。

以《桃花源记》为例。陶渊明的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文章中对小国寡民的原始乌托邦的近乎现实主义的幻想和对士大夫阶层告别庙堂之后远遁江湖的飘渺逸致的由衷流泻。然而,在《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有怎样的玄机》一文中,作者韩扑对此提出了异议。

按照《桃花源记》的文字,桃花源根本就不是一如我们常识提示的那个小国寡民的原始平均主义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首先,韩扑认为,桃花源不是什么“绝境”,而是与外界相通联的。“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就是这种通联的旁证。其次,桃花源中人自称是“先世避秦时乱,来此绝境”的,而且“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么,既然如此,他们又是如何得以顺利地通过语言与渔人进行交流的呢?就算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演进得缓慢,那么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也不能一点变化没有。所以,他们之间的自由对话,其实就是一个天大的破绽。再次,渔人本身的行为

也很诡异。渔人捕鱼,何以非要避开水阔鱼多的江河下游,而偏偏要执著地溯流而上呢?还一直到了小溪的尽头。他的行为仿佛是在寻找着什么。再者,渔人离开桃花源的第一反应,就是“处处志之”并去直接报官,而且他得到太守的接见也实在有点太顺利了。此外,那个南阳的刘子骥,寻访桃花源未果的行为,非但没有激起更多的人前来探险的欲望,反而引起了“后遂无问津者”这样有些噤若寒蝉的恐慌效果。很有可能,他并不是正常死亡,而这个不正常死亡预示着桃花源对外来势力的强烈排斥。

这些问题,可能也有人提出过,但是作者韩扑先生把这些疑点集中在了一起。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努力把长久以来被我们不断美化和向往的化外之境,又拉回了冷酷的人间和现实。桃花源并不是陶渊明虚无缥缈的幻想,很有可能有着极为普遍的社会原型。那就是,在衣冠南渡和游牧民族内迁中原的大的历史背景下,许多家族或者村落,为了躲避繁重的人口赋税和战事徭役等,集体搬迁到偏僻险要的闭塞之地,形成大量不在户籍之内的流亡人口和流亡人口聚居的社会群落。

至此,以往我们投影在《桃花源记》中的那些温情脉脉的士大夫式的平均主义的道德社会的遐想,原来只是千百年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统的一厢情愿。乌托邦的闪光不见了,文人情怀的飘逸也没有了,余下的是对当时社会一种现实的映照和一颗苦涩的心灵。

在情感和温情的面前,苦难与人性永远焕发着审美的色彩。然而,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上,情感的正义和温情的悲悯并不能提供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只会微观层面上牵扯和转移社会历史的聚焦。历史的悲悯者,不是单纯地为弱势群体架设想象的殿堂,以寄托无助的精神世界,而是在宏大开阔的视野中,坚实有力地通过物质性的变革,把精神逃逸的历史乌托邦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世界,用伟大的力量给予历史前进一臂之力。

■王一冰



南怀瑾 东方出版社 2008年10月



[美]韦克特 著 秦传安 译 新世界出版社 2008年11月



丁东 谢泳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年10月



冯友兰 著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8年11月